

郑莫黎专辑

遼美文史資料



遵义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郑、莫、黎专辑)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编 审：卢开祥 夏仁斌 万德贵
主 编：谢以蓉
封面设计：陈 秀
封面题字：傅 浩

遵义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第二十三辑

主 办：遵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出版：《遵义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 刷：遵义市人民印刷厂
准印证号：黔刊资字第H(92)291号
发行范围：各地政协、近现代史研究单位

工本费：1.70元

目 录

- 遵义沙滩文化 黄万机 (1)
郑莫黎三先生闻见录 刘庚扬 (10)
郑子尹年谱补充 翁仲康 (15)
郑珍的诗文论说 杨大庄 (22)
郑珍在仁怀 陈天伟 (31)
读郑子尹《论诗示诸生》 吴万钟 (39)
莫与俦先生的散文 黄万机 (43)
莫友芝的功名仕途观 梁光华 (54)
莫友芝——晚清朴学的奇葩 张国光 (68)
钩玄存史功在千秋——从《遵义府志》所存南明永历史料试窥
 郑、莫民族主义精神 何 逸 (72)
 沙滩访古 龙先绪 (81)
 黎庶昌和他的《万言书》 田井卉 (93)
 从《西洋杂志》看黎庶昌散文的成就 曾祥锐 (101)
 黎庶昌刊印《古逸丛书》的旨趣与贡献 杨祖恺 (111)
 黎庶昌的地理学成就 田 原 (122)
 值得借鉴的黎氏家教 龚开国 (136)
 黎庶昌先生出使日本 章英奇 (140)
 黎庶昌功在国家荣及桑梓 申维翰 (147)
 黎庶昌的维新变法思想及历史地位
 ——浅析《敬陈管见折》 葛镇亚 (151)
 黎庶昌《万言书》读后感 乔一民 (165)
 黄万机和他的《黎庶昌评传》 毛有为 (169)

遵义沙滩文化

黄万机

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先生，不仅是我省文化史上的杰出代表，而且是驰名中外的学者、诗人和作家。郑先生是清代第一流的诗文大家，他的经学和文字学研究均有很高成就，是清代道咸之际的汉学大师。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莫先生是版本目录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一书，被藏书家和目录工作者视若枕中鸿宝；他的书法艺术是清代一流大家。庶昌先生是位爱国外交官，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促进中日睦邻友好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散文创作算是清代名家，一些散文佳作至今仍脍炙人口。

郑、莫、黎三先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在沙滩文化这个摇篮中哺育成长起来的。沙滩文化的出现，在贵州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

一、重视教育，坚持办学

沙滩黎家的祖先，于明代晚期由四川迁来遵义，世世代代坚持办学，在禹门寺中修建振宗楼作为黎氏家塾，培养本族及邻里子弟，直到建国初期停办私塾，历时三百余年。任

教的塾师，大都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名宿。黎庶昌的曾祖父黎正训、祖父黎安理、伯父黎恂、父亲黎恺、长兄庶焘等，都曾在振宗楼任教。其中任教时间较长，贡献较大的，首推黎安理。他培育了王青莲、黎恂等一批人才，有的考中进士，有的点了翰林，他们都有诗文集流传后世。其次是黎恂，培养了郑珍、莫友芝、黎兆勋、黎庶昌等大批英才。还有一位叫杨开秀的举人，受聘来黎氏家塾任教，黎庶昌昆仲均出自他门下。当地有首民谣：“禹门寺，读书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人们对有贡献的老师，是永志不忘的。

沙滩黎氏办教育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德育智育并重，二是善于因才施教。

黎氏入黔的二世祖黎怀仁留下一条家训：“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不论为人或做官，都要正直、清廉、勤劳、朴实。这是对族人子弟的要求，也是对生徒施教的道德规范。当地流传有一则故事：王青莲少年时代到沙滩拜黎安理先生为师，黎先生见他带着服侍的仆人，衣饰华丽，一派富家子弟气派，拒不收他入学。王青莲弄清原因，送走仆人，衣着朴素，与同塾学子一样生活，黎先生才收作门徒。后来，王青莲点了翰林，做过广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官职，为官清正，很有政声。黎家的人在外做官的，大都是爱民忧国的循吏，没有一个贪赃枉法的坏人，这是黎氏重视德育的成效。在智育方面，沙滩的几代教师都注重根底之学的传授，除了读一般“四书”、“五经”，做应试的八股文、试

帖诗之外，还要求熟读经史，留意经世致用的学问，培养学生应付社会事变的干济之才；鼓励学生树雄心，立壮志，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事业，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力求有所建树。

沙滩的教师很重视人才智力的开发，根据学生不同的禀赋，因才施教。黎正训先生教馆多年，“其设教因才诱掖，不执已性”（黎安理：《梦余笔谈·育贤馆》）。对学生循循善诱，不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如黎恂先生发现长子兆勋很有诗才，不喜欢应试的制艺文，便让他从诗歌方面发展，没有强迫他去学八股时文，虽然他多次乡试都落榜，但在诗词创作方面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其词的水平超过郑珍和莫友芝，足以与中原词家相颉颃。黎恂发现外甥郑珍不仅诗做得好，而且记忆力、领悟力特强，知道他将来能成大器，一方面指导他作诗，同时鼓励他大量阅读书籍。郑珍后来成了大学问家和大诗家，与其舅父“因才诱掖”是分不开的。郑珍后来当学官，主书院讲席，也善于因才施教，培育出了各有专精的许多人才。

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是“师承传统”。郑、莫、黎三家相互为师。如郑珍既拜黎恂先生为师，研习宋学，又拜莫与俦先生为师研习汉学，莫友芝继承家学，又拜黎恂先生为师。郑、莫二人教授黎氏昆仲，莫庭芝又向郑珍请业。郑知同继承父学，也向莫友芝请教。郑知同、黎庶焘等又教授下一代学子。无论诗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都代代相传，形成独具特色的师承传统。这个传统不局限于郑、莫、黎三家，还影响到交游的师友，形成一种好学深思，相互激励，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之下，进而形成了黔北作

家群和学者群，包括赵氏、蹇氏、宣氏、杨氏、唐氏、晏氏和萧氏的许多诗文家和学者。这种风气不仅影响晚清一代，而且影响及于今天，也将绵延后世。

二、广求图书、刻苦研读

沙滩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古今图书的搜求十分重视。贵州地处边隅，交通闭塞，外面的图书运来的很少，当时最大的贵山书院藏书号称最富，也仅有几千卷，县级书院连《史记》、《汉书》、《文选》之类的书籍都难找到。沙滩文士深感图书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特意搜罗古今图籍。如黎恂任浙江桐乡知县，卸任时购买了几十箱书籍运回遵义，陈列于锄经堂中，有四、五万卷之多。他打开藏书楼，让子弟及学生们自由借阅。郑珍、黎兆勋、莫友芝等经常在锄经堂中的书桌上读书。他们“恒达旦夕，肘不离席，衣不解带”（黎庶昌：《郑征君墓表》），数年如一日，非常刻苦。后来，黎庶昌几弟兄，侄儿尹融、汝谦等也在锄经堂读书。这一批藏书，哺育了黎家几代人及众多门人弟子。可以说：要是没有锄经堂的大量藏书，就不可能出现郑珍、黎庶昌等学者、作家和诗人。

郑珍不满足于借阅人家的藏书，自己节衣缩食，千方百计购买图书，买不到的就借来誊抄。把自己的藏书楼取名为“巢经巢”。每次去北京考试，都要买回大批书籍。历经40年的努力，终于有藏书五、六万卷，其中数十种是海内孤本。凭着这些书籍，他潜心研究学术，撰写了两三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和诗文集。可惜在咸同年间，锄经堂及郑家“巢经巢”的藏书都毁于兵火。

30年后，黎庶昌从日本回到沙滩，带回十几万卷图书，特地修建了一幢小巧别致的藏书楼，名“拙尊园”，闲居期间在园中读书治学。他的子侄及孙辈几代人都受这批图书沾溉。后由于诸种原因，这批图书逐渐散失，仅存一座空楼。

莫友芝是位藏书家，他家“影山草堂”的藏书极富，为黔中首屈一指，不仅数量超过“锄经堂”和“巢经巢”，而且有许多精善版本和海内孤本。郑、莫、黎三家相互借阅珍稀秘本，交流学术，切磋诗艺。后来，莫友芝寓居南京，仍以影山草堂题名藏书楼，搜罗更多珍贵古籍，成为名满江南的藏书家。

郑、莫、黎三家不仅广泛搜求图书，而且还刻印了多部古籍。如黎庶昌任驻日公使期间，搜得中国本土已经佚失的多种古代典籍，刊刻了26种计200卷，定名《古逸丛书》，印制装帧均极精美，深受国内学术界赞誉。他还刻印了《黎氏家集》、孙应鳌的《督学文集》等乡邦文献。

郑珍搜集遵义明清诗人的作品2000余首，由唐树义捐资刻印《播雅》24卷，莫友芝、黎兆勋搜集明代贵州诗人200多人的2000多首诗歌，刻印为《黔诗纪略》32卷，莫庭芝、黎汝谦、陈田又刻印贵州清代诗人的作品，名为《黔诗纪略后编》33卷。莫友芝还多方搜集贵州明代诗人谢三秀、清初诗人周起渭（渔璜）的作品，由友人出资刊刻了《雪鸿堂诗搜逸》和《桐野诗集》。这些著作的刊刻，为贵州保存了非常宝贵的文学遗产，有功于前哲，流惠于后人。

可以说：如果郑、莫、黎三家没有那么丰富的藏书，就不可能涌现那么多学者与诗文家，也就没有“沙滩文化”。

三、吸取海内外文化精华

就性质而论，沙滩文化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的封建时代的文化，既有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也有因时代与阶级局限而形成的糟粕。

沙滩文化出现在贵州山区，必然会带有黔中地域的色彩。譬如，诗人吟咏黔中风土民情和山川风物的诗词；作家描写山乡景色，记述乡邦史实与人物的文章；史学家撰写的史乘如《遵义府志》、《播乱纪事》等，无不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正是这些富于地域特色的文化成果流传到全国和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此外，沙滩文人也研究一些非地域性的课题，如郑珍的“三礼”研究，文字学研究；莫友芝的金石学、目录学研究，书法艺术；黎庶昌的地理学、版本学研究等，都取得相当高的成就。譬如新编《辞源》中一些古字的注释，就直接写有“参考郑珍《说文逸字》”或写上“参考郑珍《说文新附考》”的字样。日本人编的大型工具书《清人篆隶字汇》，当代书法家编写的《清代篆隶字典》，选录了莫友芝的独体书法若干个。可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艺术创造，已被吸收进工具书中，以流传千古。

沙滩这个村寨虽然位于边远而闭塞的黔北山区，但沙滩的文人学士没有受地域的限制，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与外界交往，进行文化交流，不断吸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进而吸取西洋文化和东洋文化的精华。如黎恂早年游宦浙江，与吴越文士交游。郑珍在游幕湖南期间，与湖湘诗人学者友谊深厚，相互切磋诗艺与学问，并在学政幕府

中直接受到程恩泽先生的教导，为研治汉学打下坚实基础。莫友芝游历京师，晚年寓居江南，广交天下英儒硕彦，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他在曾国藩幕府，被待以宾师之礼，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以及幕中一些研治汉学的幕友，都来向莫友芝请业。黎庶昌也同在曾氏幕中，与不少文士交游，增长了许多学识。郑、莫、黎诸人的广泛交游，吸取外地文化的优长以丰富自己，从而使沙滩文化更加充实和淳厚，也使沙滩文化驰誉湖湘与江南各地。

黎庶昌出驻英、法、德及西班牙等四国参赞前后达五年之久，游历西欧十国，广泛而深入地考察了西洋政治、经济、文化与风土民情，写了《西洋杂志》一书，详细记述考察的见闻，向国人介绍西洋各国实况。当时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机器生产的精巧神速，火车、轮船、电报的便利，以及奇特的风俗习惯，优美的山川景色，使读者大开眼界。

黎庶昌两次出使日本，历时六年。与日本朝野文士广泛交游，每年春秋佳日，举行修禊之宴和登高之会，邀集日本友人诗酒唱酬，倾心谈论。中日两国文士或赋诗，或作文，回顾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交往历史，畅叙当今的深情厚谊。这些诗文共有六个集子，汇编为《黎星使宴集合编》。这部诗文集既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丰碑。

许多日本友人邀请庶昌去家中作客，或来使馆拜访，请庶昌为他们的诗文集和学术著作写序，相互间知无不言，情同骨肉。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已进行二十来年，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取得很大成功，这使黎庶昌看到了改革中国内政，学习西洋以振兴中华的一线希望。他把在东西洋多年考察和研

究所得，制定出一个全面革新中国社会的规划，写成《敬陈管见折》直接向皇帝上书，要求“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七条改革措施，涉及军事、内政、外交、经济、文教诸方面。曾纪泽见了这个奏折的抄件后，写信给黎庶昌说：“大疏条陈时务，切中机宜。非历年周历外洋，见闻精确，不能洋洋洒洒，畅所欲言。其间修治京师道路及请醇邸（指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父）出洋两层，弟怀之已久而未敢发，台端先我言之，曷胜快慰！假令朝廷嘉采硕画，实见施行，则中国之富强，可以计日而待。倘再因循粉饰，意见纷歧，则杞人之忧方未已也。”对这一改革规划评价很高，也很切实。可是，清朝当权者认为黎庶昌的规划“不合时宜”，“有涉忌讳”被退了回来。这一个奏章显示了黎庶昌卓越的政治见地和成熟的革新思想，他写于1884年，比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活动早了十几年。可以说，黎庶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主张推行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

黎庶昌经多年的实地考察，发现西洋文化及日本文化都有它们的长处，有许多地方值得取法。当时，某些顽固分子对外来文化持排斥的态度，连修好的铁路，都从外国人手中买来给拆毁了。黎庶昌同他们相反，极力主张借鉴西洋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求在国内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设电话电报局，与外人争利。他认为儒学与西洋之学是相通的，在一篇论文中说：“西人立法施度，往往与儒暗合。”他进一步论证孔子和孟子也是主张因时而通变的，指出，“使孔子而生今世也者，其于火车、汽船、电报、机器之属，亦必择善而从矣。至如孟子，其言尤合于时宜……向令孟子居今日而治洋务，吾知并西人茶会、音乐、蹈舞而亦不

非之，特不崇效之尔。”（《儒学本论序》）于此可见，黎庶昌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他身体力行，大力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如研治欧洲地理，写了《欧洲地形考略》，研究天文学，写了《谈天汇志》等。

黎庶昌的侄辈、孙辈都乐于学习东西洋文化科学知识，如黎汝谦在日本神户，横滨任领事官，与翻译官合译了《华盛顿传》，洋洋数十万言，把美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介绍给中国。庶昌的侄孙黎渊、黎迈去日本留学，黎渊在东京大学攻法律，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北京政法大学堂，任校长。黎迈学理工，回国后任四川兵工厂副经理等职。从这些情况来看，说明沙滩文化是善于吸取多方面的文化精华，融汇殊方异域的优秀成果。这正是沙滩文化不断丰富，长葆青春的主要原因。

我们今天研究郑、莫、黎三家，研究沙滩文化，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总结他们留下的大量文化遗产，从中吸取精华，继存和发扬优秀文化：一是坚持办学的精神；二是刻苦学习的精神；三是购求图书，遗惠后人的精神；再就是面向外在世界，积极吸取外来文化，勇于革新开拓的精神。这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郑、莫、黎三先生闻见录

刘 庚 扬

遵义沙滩文学，是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先生的具体表现。追溯起源，应从黎氏说起。其远祖黎朝邦，播州改流后，于四州广安州来居，地距禹门禅院里许。后裔安理，中乾隆己亥乡试，以大挑训导永从，选补长山知县。子二，恂，巧家厅同知；恺，开州训导。第三女，配郑文清，生子珍，娶恂女。珍母以父命，徙家遵义。珍即从外祖父、舅父学。莫友芝父与侍，以改教养亲，训导遵义。珍与友芝同向之学。三家父祖莹墓，均在沙滩。恺子庶昌，两次出使日本，后任川东道。没，亦葬沙滩。后来遵义学者每年清明扫墓，均同上三先生坟，共致仰止之意。

郑莫二先生共撰著作，以《遵义府志》，闻名全国，比于《华阳国志》。受聘修志时，均以为事同创举，当使大雅通识，于兹置是非焉；若等家人米盐簿，犹不为也。因此征引前籍，至四百余种，导源究委，实事求是。张之洞在其著作《书目答问》中，推为全国省志府州县志中之善本，雅赡而有法度者。但是书成后，好事者无中生有，大肆诬蔑，编成“莲花落”，在街上唱。二先生于其诗文中，亦有记述。如《巢经巢诗钞》中第六卷有感二首：“一榻来青阁，三霜古白

田。丹铅销削布，文献付山川。服渐为人指，刀应善自全。
长怀豆卢杖，搔首意茫然。（豆卢威等志丹阳郡事，见《大业拾遗》）太祝瞎无翳，仲车聋有灵。海澄何日见，世议皱眉听。烽火通龙国，楼船断鮀亭。黄头方选壮，鸡肋媿刘伶”。莫亦有对此事感想。可见当时情况。

郑先生根底深厚、学识渊博，诗文中用字遣词，皆极审慎，如《巢经巢诗钞》卷三者海铅厂三首，第三首，“灶甬边炉宿，煤丁倚石炊。”首联，此二句，是对起。灶甬对煤丁。煤丁管煤的工人，灶甬管灶的工人。“丁”字易解。“甬”字，《康熙字典》解释，《扬子方言》“自关而东、陈、魏、宋、楚之间，保庸谓之甬。”郑诗当依此，才能解说。或若解郑此诗者，以甬为道路。妄以己意解之，那不免就踏入孟子所谓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莫友芝先生年龄小于郑，而中举比郑早。有介绍莫者，说他是解元。不知是从何而来。黎庶昌先生年龄，与子尹先生子知同相上下。其去武昌，郑有送序，称其“谨而能文，自弱冠补廪膳生，久屈于不试，适武昌，省其从兄，拟兄资，北附顺天乡试。斯行诚快，所得多矣……。以子之才，当在必售之数。吾虽衰，犹能待他日观子之所得也。”黎之后来获售，可证郑之预期。

黎氏在京，于同治初元星变，应诏上书，论时政，条举利病甚悉。以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曾素重郑氏，接庶昌，延入幕。后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充参赞，历比、瑞、葡、奥诸邦。光绪七年，充出使日本大臣。值议琉球案及华商杂居事，与外部井上馨番复辩论，卒如黎议。中国古籍，经戎烬后，多散佚。日藩族藏弆富，黎氏择其足翼经史者，

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寻遭忧归。服阙，仍故官。任满归国，除川东道。遘疾去官，未几卒。

黎氏于服阙入京觐见，路出成都，至灌县扫墓，登青城山题有碑志。余于1980年6月下旬，游青城。在天师洞正殿后路侧，见有黎氏题刻石碑，抄录如下：“光绪丁亥闰四月入觐，道出成都。到灌县省墓，遂游青城，登第一峰，瞻望岷、峨，以摅吾抱。前出使日本大臣遵义黎庶昌记”，据记文，碑应立在上清宫，不知何以在半山。

黎氏第二次到日本，刻有《庚寅宴集三编》，分为《修禊集》《登高集》《题襟集》三种，记录出使日本前后共六年，与日本有与国同文之乐。暇辄与其缙绅儒流，叙交会饮，或为诗文以张之。上已重阳，每岁必举特别之会，使与兰亭龙山相配。黎氏于其《宴集三编 序》中结曰：“呜呼，多矣，自唐以来，未之有也！”当是真实之谈。

《修禊集》记有黎氏“庚寅二月十三日，集日本诸名流于红叶馆为同文会。仍用上年‘三’字韵，先成二律，乞政并和”。

其一

今我寻盟联旧雨，丑年修禊韵重探。
交欢槃敦行人职，大块文章与国谱。
客拟登高成四四①，日从新历假三三②。
永和胜事归红叶，烂漫题诗对可南③。

其二

薄海尽销兵革气，吾傅珠玉任蒐探。
朋来簪盍同文乐，博望查通旧路谱。

西极戴鼇惟柱八，东归零雨易年三④。

便瞻斗北趋京北，更向黔南返播南⑤。

附注：

①去年登高之约，与会者四十四人。

②是日为西历之三月三。

③可南，红叶馆女主人名。

④余于本年任满，行将归国。

⑤敝郡遵义，为唐宋播州。元至元二十六年，改播南路。

《题襟集》记有黎氏“十月二十三日，亚细亚协会诸公，祖饯于红叶馆，会者五十余人，赋此志谢”。

高馆离筵一再张，感君敦睦谊偏长。

亚洲大局关中日，兹会同心耐雪霜①。

五等崇封来入坐②，二王勋贵早升堂③。

更馀政爱翩跹舞，锦字殷勤祝健康④。

附注：

①余忝为名誉副会长。

②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均有人参加。

③北白川宫，小松宫两亲王。北白川宫因事未至，小松宫先余至一时。

④阿政、阿爱，各持一伞，伞盖上剪采为“祝黎公使健康”六字。

据上录三诗，可见黎在日本六年中，从事邦交共平。而“亚洲大局关中日，”更是实事求是的名句。在唱诗，都希望他再去日本。我在童年时，有老师说他见过黎氏在日本祭徐福墓画图，而在《登高集》中，亦附录有黎氏“初秋